

薛令之 开闽第一进士

● 本刊记者 林梅琴

福建地处山陬海隅，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贴着没文化的标签，人称“蛮夷之地”。清末同光派诗人陈衍在《补订〈闽诗录〉》中说：“文教之开兴，吾闽最晚。”就拿科举考试来说，从隋朝大业二年（606年）开科取士，至唐神龙一年（705年），整整100年的时间，时称建安郡的福建，愣是没出过一个进士。

好在第101年，有个叫薛令之的闽东青年，终于金榜题名，让福建人扬眉吐气了一回。

能当上八闽科举的领头羊，怎么着也得有个殷实的家底，是个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吧？非也，这些条件薛令之一个都没占。古往今来青史留名的人物，多少都有点不同常人的地方，薛令之这个人呀，确实有些不一样。

文破八闽之荒

传说唐高宗永淳元年（682年）的某一天，在福建长溪西乡石矾津，也就是如今的福安市溪潭镇廉村，有个妇人赶路口渴，正好路过一口井，眼见得井里的水汩汩地往上涌，直漫到井沿上来。这妇人心里啧啧称奇，伸

手便捧了井水来喝，觉得这水清甜，连喝了三口。

结果这妇人回家没多久就怀了孕，第二年中秋节，生下了一个名叫薛令之，后来号明月先生的男孩。那口井在薛令之及第后，便被命名为薛井。不过井水上涌的景象，此后却再没有出现。

传说归传说，薛令之却真的有一段不凡的身世。薛家先祖原住河南高阳郡，南朝梁天监年间，出了个官至“光禄大夫”的薛贺。后来，执政的

梁武帝为了开疆扩土，对北朝魏国发起征战。为躲避战乱，薛贺弃官离开了梁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，辗转入闽落户石矾津，逃过了侯景之乱后近39年的王室斗争。

这以后，梁朝灭亡，除了薛贺之子薛许曾在隋朝当过户曹司理外，薛令之祖上就再没有人当过官了。

朝代递嬗在整个大时代背景下，不过是眨眼的事。等到薛令之出生，已经是唐高宗永淳二年，大唐王朝建立的第66个年头。彼时的薛家，无论



是地位还是财富，都大不如前。不过开放的科举制度，让寒门子弟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对于薛令之，同样如是。

《福安县志》记载，石矾津附近有个灵岩草堂，“下有金印石、钓鱼台、双剑水”，年少的薛令之在此结庐读书，并留下《草堂吟》明志：“鱼未成龙剑未飞，家贫耽读人皆笑。君不见苏秦与韩信，独步孰知是英俊？一朝得遇圣明君，腰间各佩黄金印。男儿立志须稽古，莫厌灯前读书苦。自古公侯未遇时，萧条长闭山中户。”

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23岁的薛令之在长安应试得中，“文破八闽之荒”，成为“开闽第一进士”。开元中，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的侍讲。

得罪了权臣，还让皇帝不高兴

薛令之在当太子侍讲时，正值李林甫为相。李林甫可是致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，大权独握，扰

乱纲纪，和李亨不睦。站在太子这边的薛令之，自然受到了他的排挤。

有一回，唐玄宗令群臣吟《屈轶草》，薛令之便借此吟诗讽刺以李林甫为首的一群奸臣，二人积怨更深。

某天，薛令之偶见路边生长的苜蓿草，想起因为李林甫而备受冷落的东宫，心中愤慨，又觉眼下日子清苦，便在东宫墙上题下《自悼》一诗：“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饭涩匙难绾，羹稀箸易宽。只可谋朝夕，何由度岁寒？”

谁知过了不久，唐玄宗路过东宫，看到了这首诗，就在边上又题了一首：“啄木嘴距长，凤凰毛羽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”他还写下了“听自安者”四个字，意思是让薛令之爱去哪去哪。这事被记载在了《资治通鉴》中。

得罪皇帝，可不是件小事，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面临灭门之灾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薛令之立马“谢病东归”，过上了穷研经书、抱瓮灌园的

薛令之（683—756），福安廉村人，福建第一位进士，官至太子侍讲；他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，死后故乡被唐肃宗敕命为“廉村”。

穷日子，还让在江西安福当县令的儿子薛国进也辞官回家。

明朝陈鸣鹤《东越文苑》记载，薛令之辞官回乡后，又过了很久，唐玄宗听说他生活清苦，便“敕福安令资其岁赋”。这就意味着薛令之不用当官干活，也可以从福安政府那里领取粮饷了。

在封建社会，皇帝叫你死你就得死，叫你活，你就不能死。薛令之不能拒绝唐玄宗的好意，又不愿意不劳而获，就只拿点勉强维持生计的钱意思意思。

到了至德元年（756年），唐肃宗即位。他想起了早年和薛令之的师生情谊，觉得他“有异才可用”，便想找他回来担任重要职位。可惜这时候薛令之已经去世了，并且生前家中赤贫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
“于是上愈益叹其廉，敕命其乡曰廉村，其溪曰廉溪”，算是表彰他的廉洁。这些地名，一直沿用至今，而薛令之的名字，就像他的号——明月先生一样，始终闪耀着洁白的光芒。f



薛令之号明月，明月祠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的。（阮丹萍/摄）